

世界合作名著

CHARLES FOURIER

合作
先驅

傳

法國季特原著
徐日琨譯

立

世界書局印行

第一節 傳立葉地位的喪失與恢復

十九世紀上葉是各種社會制度在法國如羣花怒放的時期，其他各國均望塵莫及。一般德人即承認是法國在十九世紀上期賜給了世界以社會主義。最著名的如聖西蒙（St. Simon）傳立葉和蒲魯東，次之如安仿丹（Enfantin）彼克苟（Pequeur）路易勃郎之流也都是最早的先鋒，不是在別的國家可以找出。可是這個時期的法國社會主義似乎僅如曇花一現，到了同世紀的下半葉，已經完全沒有人提起了。

其使前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地位喪失的理由甚多，說起來很長。

我首先得稍為追述一八七一年起馬克司主義之到臨，或者還得追述這個年載以前的歷史，那是一八六七年，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發生，這個制度在某種範圍內，是與一八七〇年德國凱旋有關的，因為勝利非特可增進工商的發展，並且——雖然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情形——還可宣傳一些主義。

其次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新社會主義既藉口他們完全應用科學的方法，且純以歷史、進化和批評以為研究的根據，當然只有輕視法國的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因為這種社會主義的創立，根據因果的演繹，乃觀念學的，而且是溺愛正義、同情之淚、滿眶欲墜、憐憫之心，及於路人，其意在於表彰博愛。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的提倡者，全被認為一批中產階級——其實這種批評，不能算做一個理由，因為世界上倡導社會主義的，甚至於目下的列寧和托洛斯基們莫不是中產階級——尤其因為他們的制度的本身，不惟為勞工階級而設，也是為中產階級着想。此種懦弱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理想

中，不僅不願有階級的爭鬭，更不主張有階級的分別。這層我們看到後面即可證明。

但幾年以後，自從大戰以還，情形與前大相徑庭：所謂法蘭西烏托邦社會主義又重新站在前線。這是怎樣說的呢？或者首先也許我剛纔所指明那個不合理的同一原因，因為馬克司主義的成功，一部分是德國凱旋之賜，同樣地也受到她的失敗的結果。在半世紀內各種思想的命運，在某種範圍之內第二次罹受政治的反應了。

但另外的理由卻可說明法國舊社會主義目下得以恢復牠的地位。這是因為我們如再細行研究一下他們的著作，他們的思想時，就覺得他們多少帶有烏托邦或神祕的形式下，卻有一大部分社會學的觀察，此種觀察都為事實所肯定，我們目前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教訓，而且雖然遭了馬克司許多的否認，而馬克司主義本身卻曾由牠得到不少的教益。

因是近幾年來，前世紀初年和其中葉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變為許多研究的對象。新近出了幾本關於這一類的書，譬如蒲魯東的思想和教訓，巴黎大學兼法國高等師範教授布格雷（Bouglet）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照他自己的說法，即是不能算作蒲氏的弟子，至少可說是蒲氏的景仰者。（註一）聖西蒙也重新獲得社會的信仰，去歲新出一本著名雜誌，標名『生產者』（Le Producteur），從命名上看來，這明明是紀念聖西蒙派的報紙，因為聖西蒙也曾用過這個名稱，雜誌上並明白宣言擁護聖西蒙對於生產者的地位和生產者在經濟政治中的權利的理論。

這三個大社會主義家——蒲魯東、聖西蒙和傳立葉中，後者向沒有受到如前兩人那樣地被人重新尊崇。可是三人只有後者在巴黎有個銅像，這個你可以在克里希路（Boulevard Clichy）找到，並且你還可讀到碑上的那樣寫着的神祕的題字：『娛樂和命運是成正比例的』（Les attractions sont proportionnelles aux

Destinées) 但雖則有了銅像，傅氏在經濟思想史中仍沒有取得他的地位，據我意見他應該有的。很有許多可以說明他是三者中之最不幸者，和較他們難於恢復當日的地位的理由。

首先最能充分解釋的是他思想和文格的奇特，許多地方簡直是顯然而純粹的癡狂性的表現，從好的方面說來原諒他時，雖可以說是他故意僞託瘋狂，然仍不甚確切。翻開他的原書來親自嘗試時，就常常發現錯誤百出，裏面各色不同的字拉雜在我們目前，有的是平常體的，有的是意大利體的，有時又是用XV來大寫的，有些是橫臥的，有些是顛倒的，好似一個排字工人把他的裝字的盤子亂擲在那兒；其次一些標題和註解到處都是，緒言普通都放書首，他卻往往擺在書尾，這是他自己所說的『散亂的章法』(Ordre dispersé)。此委實一個確切不過底形容詞！這種好像扶乩者的妖術書。同樣底他的著作，非有一種祕訣，是無從了解的。他的狂性非特從書本的排印中表示出來，就是讀他的文句也使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此地我不能把全年的課程詳細底去敘述關於傅氏一切狂性。不過爲了讀者明瞭真像起見，且舉出他幾處失常的觀念。

首先看他個人底主張罷。此處是一首短詩，據我所知，恐怕這是他所作的唯一的一首詩。因爲他的著作都是散文體的，現在我只把它第一節和最後一節寫在下面：

(第一)

義人蒙冤屈，
到處被侮蔑，
凍餒與恐怖，
蒼生牢獄睡，
醒鐘響徹矣！

先知從天墜，
詭譎之水蛇，
一刀成兩截，
寰宇五千年，
橫行盡罪孽，
今其末日屆，

終隨銅漏絕。

(第二)

當我苦日盡
死神來相迎
近代巴比倫
今日之法京
汝欲編花冠
向我墳頭敬

汝子來棺側，
嘆息汝暴行，
爲我雪憤抑，
爲我揚聲名，
奉我遺骸灰，
葬近先哲靈，
凱撒拿破崙，
何能望項頸。

另外有一段，雖是散文，而格調也似乎較上面所寫的缺少一點抒情，但仍脫不掉某種情感作用：

『我單獨底向目的地前進，走前人所未開發的路。只有我能够把二千年來的無聊的蠢動政策推翻，只有我能够使現在和將來的人類受到無邊的幸福……』

『我生以前，人類白白地送了幾千年去發狂似地和自然爭鬪；直到我，才第一次把自然低頭頂禮，去窮究吸引力（L'attraction）神祕之機軸。』

『自然只願降格授予那崇拜牠唯一的凡人以微笑，並向這人宣布了牠一切寶藏。我既然獲得了命運之書，於是就把政治和道德的黑暗揭破，並且在不確切的科學底廢墟上提出世界大同的原理。（La

theorie de L'harmonie universelle）』（註11）

他用特別的莊嚴態度在同書中還發出這麼一句驚人的議論：

『設使我們能够驟然看到這個綜合的次序，（牠自己的）那在全個活動中表現出來，無疑地許多文

明者恐因他們劇烈的贊賞而遭非命。』

『許多人將因感動而致病，並且歉然地驟然看到他們又享如此許多幸福，爲了使牠們不致失望起見，我將故意傳播一種冷靜者的呼聲於我當初的回憶之上。』

他本人覺得是爲牛頓的繼起者，因它能够發明『宇宙吸引的社會律。』

他說：『牛頓略論科學，只不過解釋了一個分枝而已。』是則，我們還可由這些地方看去，並不全在他的神經錯亂的瘋狂表現，而是易於興奮的腦筋的傲然自大，甚或是最含幽默的諷談，這種解釋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可以指出百段千段只是精神昏亂的作品出來，尤其是關於天文學的，或者竟可以說是點星術的見解，譬如說拍拉（Pallas）秀濃（Zunon）和舍來（Ceres）三顆星使三種不同的覆盆子花得以發生，而福貝（Phoebe）（卽月亮）應產生更有興味的第四個——不幸『她已死了！』

★

★

★

然而使我到此處和諸位談論傅氏的動機，不是他的狂性而是旁的東西。可是他的著作中又有何物足以贖他的這些無稽之談的短處呢？

第一，這些瘋狂，在讀者面前，常常被人解釋爲一種引入妄想底乖僻，但處於這種古怪狀況之下，一般預言卻都特別來得正切而完全有根據。

譬如簡單說罷，將來有一天，人們一早由馬賽起程，在里昂午餐，到巴黎晚餐，我們此刻想一想，在一八二二年，距今適爲一世紀，這自然是一個很奇怪的預言，大約他的同輩聞之定爲聳肩不置，他之所以想出一種暗示的幻想，他說『這種行程能用這種速度來完成，是因爲在一個柔軟，有彈性肩夫背脊之上，它是鬬獅（anti-lion）』讀者雖是爲之捧腹，但是對於這種理想不能不佩服。假如時在今日，你放這個『鬬獅』一名詞

象徵於一架飛機，你就覺得此預言不再可笑了。當他寫着『某船從倫敦起程，今天達到中國，水星於收到亞洲天文學家的通知後，即把這消息爲之轉交倫敦天文學家。』這種預言，很可以用今日的文字如此表示出來：『當一隻船到中國了，無線電就傳遞這個消息到巴黎愛微爾鐵塔（La Tour Eiffel）或倫敦。』我相信人們定以爲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預言。因爲他所說的正是將水星當成一種爲當時人們所夢想不到的力量，牠能傳遞消息，這點他已預先感覺到。這真是一種預卜的天才呀！

關於一般幻想，無疑地將來沒法可證實，不過處處留有影象。譬如在他的一本書裏說，有天兵一枝，由星會（Conseil sideral）議決派遣來救人類的。這枝兵從一千七百年即動身，達到太陽系境界，只不過餘下三百年的路程。——對呀，這個幻想便是由星中派遣來救我們地球底天兵呀，迅速地飛越遼闊的天空，無疑地是光了，它來助我們只不過三世紀錄的行程而已。——再忍耐一點罷，可憐亞丹子孫們，天兄走近了！——這使『拉包卡里斯』（L'Apocalypse）（此係抽象可怕的怪物）爲之寒顫，有時這種狂性卻又現出可愛，處處敏慧，富有縝密和伶俐的觀察，近乎童季蕭（Don quichotte）說一些話給黃金時代那些可愛的牧羊者相彷彿。

此外另有個理由，尙可由我在傅氏身上選出的，我敢說個人同情於此種奇才。我第一次認識傅氏還在童年時代，當時並不給我一個快感。我初次看見他的像，係在一個當時的福亨（Forain）畫家張模氏（Cham）的畫譜上面，他對於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描摹一番諷刺畫。上面有傅氏的像，後面拖有一條魚形的辮子，鼻尖附有一隻眼睛。人們之所以如是作畫者，正因爲他在預言中發表一種意見，謂別種行星上的人類所造的組織均較我們爲完備，尤其是他們享受此種權利，我們是沒有的，即『每個分子包括大致如下的財產：傷害的保證，銳利的武器，壯麗的裝飾品等等。』但他卻沒有說明，我們地球上的居民也會變遷的呀！目下人們仍繼

續責備他不合理，一般著作家即如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都如此。

雖然我如此的結識傅氏，所以在兒童時代腦中就印着一個極可怖的影像。後來我在故鄉一個村莊裏遇着一位傅氏信徒，和他作竟夜談，承他淋漓盡致的敘述給我關於『潑藍斯頓』（Phalanstère）的神奇，我聽了之後，才把以前的夢魘丟開，而代以一個別的觀念，這便是全體集社的好處。從此我開始讀些他的書，不無厭煩，但也不令人乏味，如讀者缺少勇氣，那恐怕半途生厭。大約三十年左右，我曾經出版一本很小的書，名『傅立葉精選』（L'oeuvre Choisis de Fourier），刻早已絕版。（此書於一九三二年後復在巴黎印行）

我覺得很滿意，此生再能看到公意之轉變，記得前世紀的末年，人們莫不責備傅氏是一個癡愚者，現在公意已漸漸底改變了。譬如拉荷波遼（Paul Leroy-Beaulieu）在最初著作中說到傅氏未免帶有輕視之意到了最近的著作中則已推崇他是一個最有才幹的社會主義者了。我想本人能對於這種轉變不至於毫無關係，那是很榮幸的了。

第二節 合作社的先驅傅立葉

但上面所述一切理由，是不足以把傅氏當為一種合作課底特別題目講的，假如我不認他榮膺合作運動先驅的尊銜的話——這是指兩種最主要的合作方式而言，即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

此課題目，課程表上所註明的是『合作的歷史和思想』。論到歷史，我以為最好講述一班先驅者，他們都是合作運動之提倡者和先導者。我在此不單說消費合作社，即生產合作社亦須說及，傅氏正供給我們兩者合為一談的機會。

其餘由我看來，則說明傅氏怎樣可成為合作運動中兩種制度底先驅。

首先傅氏應用觀察來做他一切制度的起點，而觀察是一樁『消費』的事體。他自己曾經在著作中告訴我們什麼是他社會思想的來源：我把下面有趣味的一頁讀給你們聽聽，從此你們就可見得傅立葉式的特性了。

『一般英傑之士，所能成功，大半出於偶然的。我本人在發明吸引的計算，也付相當的代價。一個蘋果對於我，等於牛頓一樣做一個計算南針。這個貴重的蘋果，在巴黎費福利飯館（Février）與我同席的旅客付費十四分（Sous）（一分爲五生丁）而我出身那個地方，蘋果是一樣的，且較好些，只需半釐（Demi-lard）就夠了，那末豈不是多百餘倍嗎？在氣候相似的地方，價錢卻如此不齊。我受了這個感動，遂使我開始懷疑產業機械內部根本底混亂，而引起我一些探討的興趣，由此使我在四年底就發明一批產業原理，隨又發明宇宙運動一些定律。

我想從此人類可以計算歷史上有四隻著名的蘋果了：兩隻不幸的『就是亞丹蘋果和伯黎的蘋果（Adamet Paris）……另外兩個則致用於科學的，一即是牛頓的，另一隻即是我的，第四個著名蘋果，難道沒有歷史記載的價值嗎？』

此處正是消費者被剝削之一幕，——如蘋果在出產處以某種價錢出賣，一轉賣給消費者，憑空就貴了二十倍有餘，——消費者之被剝削，就是傅氏全體制度之出發點。

這正是各種合作運動的起點，至少關於消費社方面：（一）事實可證明消費者之被剝削，商品價格隨處都高於公道價格，即實際的價值。（二）由此引起人類應當設法改良現代社會經濟的組織，以糾正可廢除底缺點。

在傅氏這種抗議之中，有幾件東西委實是新的，因為在他以前，歷史上所知道不斷的抗衡，不過是奴隸傭

奴和薪工制度下勞動者，以及負債者反抗高利貸，但沒有消費者鳴不平的——這點在傅氏以前，從來沒有人知道過的！雖則古代有幾件關於物價的要求，如羅馬時代以政府力量來干涉物價，限定不得過高，但消費者被剝削的觀念，和消費者被剝削，殆與工人被剝削一樣，成爲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這一種經濟組織上的觀察，是由傅氏所貢獻，而在經濟史上所佔的地位，也不算微小的了。此種反抗，對於有關係者，很有知道的價值，消費者本人毫不覺得被人剝削，他與工人不同，往往自己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須有解釋來開導他們，使其知道原來他們是不知不覺的好了，有傅氏來提醒他們促其開眼了，從這天起消費者們都能够如謝立柯（Jericho）瞎子一樣會說下面一句話：『我先前是瞎子，但此刻我看見了！』

雖然，這些議論大足使我們傾倒，而傅立葉非徒斤斤於無效力之辨駁即自滿，他並已指出一個能使杜絕消費者被剝削的方法，他所指出是什麼方法呢？是否就是如古代用政府的力量來干涉物價過高，如中古時代常常可以在佈告上看到那種命令一樣嗎？不然，傅氏不願政府力量來干涉，他捨棄政府干涉的方法，只須讀他下面一句豪爽的話就可明瞭：『凡事有求於武力者，都易於破裂，且表示不智慧。』其實並不是靠住強力來摧殘消費者之剝削，這非要他們互相有關係的人自己努力不可。如消費者聯合起來生產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消費他們自己所出產的物品，一般消費者於是組成一個經濟世界，這個世界傅氏帶點蔑視的稱之爲一羣孤立者的文化（*La civilisation des flots*）——幾個大家庭，每個家庭近四百戶，而組織一個所謂『潑藍斯頓』（*Phalanstère*）。這個字頗著名，但他所給它真正名字卻是『農業家庭會社』（*L'association domestique agricole*）。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都包括在一起，互相嵌合，互相聯鎖，使結合成爲全體合作會社（*L'association coopérative intégrale*）。

誠然，我們認爲那一點就是一切合作運動之所要實現，且更進一步，因爲全體合作會社尙毫末實現，不過

各部分有點成績罷了，傅氏一生希望有一個慈善資本家來扶助他，實現他的全體合作社，因為我曾經說過他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工人的社會主義，如馬克司的那句名言：『勞動者的解放全靠工人自己本身的覺悟。』當時人們亦覺得此種社會主義的計劃很奇怪，尤其是傅氏者更屬少聞。他的主義包括資產階級的人，非特認為是社會改造的原動力，且不欲棄絕這階級將來所予之利益。他對於全體合作社的希望，不僅在實現工人界的幸福而已，但卻是為全體人類。他底目的以為在我們這種文化組織之下，無論富者與貧者都是不幸，亟需要來拯救！他說一句很可佩服的話：『文明的工業只能造成幸福的原子，但不是幸福的本身。』我們沒有實現傅氏的全體合作社，即雙方面生產和消費的聯合，而不知道它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不過說烏托邦的『潑藍斯頓』中分出二個不同的路來。一條是創造許多生產合作社；另一條則組成許多消費合作社。

第三節 傅立葉之先知先覺

傅氏在合作上所佔先驅的地位，我們從上面幾點已很足證明了。茲乘此介紹之際，我將把他百科學的著作拿來一瞥，並指明各種見地之不同，以便我們研究傅氏的制度。

第一，就是我剛纔所說的大家庭組織『潑藍斯頓』(即集合消費集社，或為食品，或為居住，在我們看來，似乎經濟史上所謂原始工業時代的『家庭經濟』(L'économie domestique)的復活，但取其形式而施以現代化，並擴大之，也許能够解決一些人們今天所討論幾個嚴重問題：如生活昂貴，居住恐慌。我們注意到，常常在消費組織上，傅立葉的思想對於消費的方式是最經濟的了。這真奇怪，一個完全缺少科學思想的人，在某種情況之下，居然先感覺食物衛生之經驗——譬如以糖而論，豈不隘出常規嗎？那個時代被認為孩童多吃

是有害的，而他卻宣稱是食物之根基。

我們由家庭經濟問題中可尋出家僕問題，它雖對於工人界不發生任何利益，但對於中產階級卻有重大關係，尤其是在大戰時候，影響於新家庭問題非常嚴重，因為它能使人口生產率低落；一旦中等階級家庭不肯多育孩子，那末新家庭將更缺乏了。所以傅氏在事實發生百年以前，已提到這個問題，而他所標榜的思想，都由家族演繹而來的。

假使我們由消費而說到生產方面，我們更覺得他的思想有點那僻，也許太過分，因為他的思想大部分帶有『烏托邦』狀態。先說分組生產，是由無數股來生產的，互相輪流不絕底出產，以供各部的需要。這種傅氏謂之『翩翩飛』（La Papillonne）。其次『寫意工作』（Le travail a l'arabesque）問題，亦有同樣的意見。傅氏痛恨這種觀念，即無論何國何時，工作往往被勞動者看做如同一個凶禍，此種情感如創世紀神話中所謂「作是受刑」（Travail-Châtiment），用以科罰造孽者，但傅氏卻不採取誹難，並表明如它真的在現代的經濟組織變壞，那末它在『和諧的世界』一定不同了。工作應當快活，這是可能的，將來不久就要變成快活了。他設計各式組織，都很平常，而卻能使目下的勞動如各種運動一般都發生巨大興味。

傅氏在生產組織中，對於農業生產，頗有相當之貢獻，而對工業生產卻很忽視。他最可惡工業主義化（Industrialisme）。照某種情形而論，這也許是英人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思想之先河。

經濟進化迄今尚未證實傅氏的觀察，或者也許沒有說出最後之階段，誠然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切近代社會似乎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所牽引而投入工業漩渦。到也有趣，傅氏居然堅忍不拔底反抗此種潮流。他願由農業方面進化來代替，換言之，就是培養樹木，和從事園藝，因為在最近幾世紀以來，農業耕作的危機，並不下於工業。如佛爾太（Voltaire）哲學故事中有一個英雄凱地達（Candide）一樣使人去開墾自己

的園地，就是解決社會問題最後之一字了。

至於講到分配方面，傅氏的制度亦令人尋味。我們可看到何種是合於合作條件，何種則否。他承認有財產權，有遺產權，有資本，及有利息——甚至於有種利益在合作法規上從未說起過的，而他即欲使之固定以成爲將來社會的關鍵。他承認社會環境及志趣不平等。從此觀之，他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亦不是一個革命家。祇不過他不願有薪金制度，他認爲這是近代社會之一種災害。他指出某種方法可以廢除而代以資本，工作技能三者合股財產制度（Un système de propriété co-associée entre le capital, le travail et le talent）所得的利益，他指出一定的比例而分配於三個原子，資本方面並不過狹，這就是他欲實現生產合作社的一個制度。人們看來也許是新近法國法律一個先覺，即所謂『勞工合資社』（La société à participation ouvrière）在廢除薪金制之際，傅先生尋出一種改良的制度，叫做保證主義（Le garantisme）即我們今天所謂『社會保險』（Assurance sociale）以保障生命安全，恰巧吻合的。

上面就是傅氏制度之三大部，也許你們從政治經濟學正統分類上已很熟悉了，不過大家想想，缺少一個就是交易或商業。但傅氏把它廢去了，理由卻很簡單，事實上『潑藍斯頓』是共同生活的，內部無發生交易之可能，正如在一個家庭之內，何須互相貿易。交換只能維持一個『潑藍奇』與別個之間，如同國際貿易，或至少如鄉村交換一樣才是。

其餘傅氏有許多別種意見也有一述的價值：如關於教育、道德、和平、和國際聯盟，而後者他已經指出首都君士坦丁堡，這似乎不是無理選擇，因爲此城在大戰時頗佔重要性的，另外許多問題，都在我們此課程範圍之外，姑不贅了。

最奇怪的就是傅氏所任用的方法，在這些重大的問題，而他進行的起點，卻非常平淡無奇。有人說他的觀

察室和實驗室，就是一個廚房，他本人也如此說法，這點就是他能够在社會生活中各方面都會光明的起點。他的狀態往往可笑，有時是粗心底唯物論者，幼稚狀如孩童之玩弄，然從這點看來，他卻包含將來先見之明。我們從骨董店找來這些泥塑像，雖已被人打得碎不成體統，若視之固甚平淡無奇，而後面卻隱現着一種光明而帶有神聖的影子。

第四節 傅氏之爲人及其一生

我不能就此結束而不略敘他的一點傳記，因爲往往很難引起人家的興趣，尤其是一個改造家，如果只知道他的著作而不明瞭其身事。

但傅氏的生命史，祇能作簡單的敘述，因爲他的腦筋如此充滿狂妄，生活很平凡，並缺少各種可記載的大事。連一點小小的冒險也未嘗經歷過。一七七二年生於裴桑松城——同是這個城，數年後就出了一個『囂俄』和一個『浦魯東』——當法國革命時，他已經十七歲了。他沒有參加那一部革命工作，似乎也不大注意，無疑地他對於革命的起事，他覺得不若他腦中所想像的問題那麼重大，他的著作裏面，很少有提起革命的事情。

他靠做夥計爲生，這就是他一生事業了。既沒有服役於大商店，那時也沒有此種組織發生，不過如他自己所謂『小店夥計』（*Sergent de boutique*），手頭終日握住一把尺，替顧主量尺寸，裁裁衣料而已。他住在里昂甚久，後來遷移到荷昂（*Rouen*）去，據他本人說，生平讀書的時間很少，受教育的機會尤缺乏，每年所得的薪俸，由一千法郎到一千五百法郎，雖然那時法郎的價格和此刻不同，但人們已可料到他生活之平常了。雖然如此，他終於有機會獲得一點小資產，遂得告退於巴黎，後來就在此處圍着幾個信徒而與世長辭了。

他絕沒有矯飾一班古怪的行爲，藉以引起剛纔如我讀給你們聽的一段驚奇的話一樣；他永不會做浪漫的領袖。他是一個態度極端正小夥計，常常把全身刷得很整潔，戴上白色的領帶，人們可料想到他當時舉止是隨便的了。生活習慣頗有次序，每天筆記所寫文章的頁數，譬如『今天是耶穌燭祭日，我在書上寫二十頁到三十頁。』

既是一個極固執終身不娶者，生活非常有規例，傅氏所有的脾氣，與其說是老少年，毋寧說是老處女，其餘暇大都消遣於培植花卉，偶亦很喜歡參觀軍隊，每隨着軍樂隊而行，如同小孩的保姆，可是卻又恐怕戰爭。他雖永不會有孩童，卻又很愛他們，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是提起的，但他所愛的條件，是要小孩不許做聲和晚上一早即睡。

這種矛盾的生活，介於一面是中產階級，如此可尊敬，和另一面思想卻又如此放蕩不羈，自然能够引起人們的好奇心而去研究這個奇才了。

【註一】 布格雪『蒲魯東的社會哲學』（La sociologie de Proudhon）及『蒲魯東與我們時代』（Proudhon et notre temps）。

【註二】 傅氏一八〇八年出版的『四種運動的原理』（The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註三】 四種運動原理第一百三十三頁。

【註四】 此處更有一個較妙的預言：『他的主張（上帝的）或放棄途經麥及仁海峽，人們或取道蘇伊士及巴拿馬運河而航行巨船，這般工程擬另外許多文明的進步，只不過供工業軍兒戲罷了。』

在同一冊書裏面，他已注意到女權論，那時距發明女權論百年之先，且在一個執拗未婚者筆下寫出來，毫未失去了門徑，他說：『婦女特權之擴張是社會各種進步之普通原理。』四種運動的原理第一百三十三頁。）

此外他極端肯定需要實現一個世界語——及另外一切。

第一章 『潑藍斯頓』和集合家庭

第一節 傅立葉對於消費貢獻之重要

大凡一班經濟學家，往往在他們著作中，特別重視『生產』，而對於消費，若不完全略去不提，即篇幅中所佔地位亦很有限。傅氏卻和他們不同，絕對偏重於經濟學中的這一部，這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讚譽他是消費合作社的先驅者了。

他所給與消費的重要之點，特別是在食物方面。

這亦並不一定說是美食 (Gourmandise) 呀！真的，他引用指明一個巧妙底名詞『胃哲學』 (Gastrosophie)，若譯成希臘字，其意即稱為『胃之智敏』 (La sagesse de l'estomac)。

傅氏『胃哲學』可視為目下食物衛生的一個最重要底先示，人們都知道食物衛生已經成為一大科學，對於個人和國家，頗有關係。雖然，傅氏的『胃哲學』卻不和現在人們所謂衛生完全相同。衛生學是一個嚴厲的科學，絲毫不含有美食的事，所注意者，不過是『加羅利』 (Calories) (熱量) 而已，測驗之使人知道何種食物包含幾何格蘭姆碳素、氮氣、或磷，以造成肌肉，並標明各項食物於一表，後者卻與白里沙佛林 (Brillat-Savarin) 氏所採用者不同，表中每格上面指明普通黃豆、蔞豆、和蠶豆，最後一格，則為有滋味的食品，如菌類、蛤與美酒等。

然傅氏『胃哲學』卻不能由近代科學的意思去解釋，傅立葉毫不介意於食物衛生，在他那個時代，也不甚感覺，假如已經知道，他定是創造這句有名格言之第一人。『凡物有衛生即無滋味。』他的胃哲學是含有

完全滿足味覺的意思。

傅氏也從事於庖廚之事，在他的『潑藍斯頓』組織之中，他建設一個於總區域(Grand quartier général)之內，即是和諧的中心。

照此有人或會說，這是一個缺乏一點理想主義的社會政綱罷！假如人們可以說馬克司社會主義從社會問題遞減到腹部問題，豈不是較傅立葉主義的理由更充足嗎？

實際上傅氏自己說着，並用強烈的表示，恕我描摹其殘暴性：『假設奴隸階級受制於鞭撻，自由的人民當受口的(Gueule)管理。』此種了解自由人民的管理，出諸一個社會主義者之口，似尙不及出諸凱撒(César)口中之爲愈。

但欲知其肯定，必須知道事實上傅氏不是真正一個被稱爲唯物論者，可是至少一個『不道德』之流而已。我曾把他這句很好的話唸過：『凡事受強制是靠不住的，而且表明缺乏才識。』但這種正大光明的抗議，不僅專注於物質，有形的，及政府的強制，同樣地也施於道德的強制。傅氏不欲任何強制，更不拘形式，或爲物質的，抑爲道德的，蓋恐怕一般道德家們欲壓制人類的本性和情感。他不欲如此，卻願把人類之錯誤，即人類所謂壞的本性，據他的意見，並不是壞的本性，而卻是他命運的必然象徵，設法限制之，或抑制人類本性和情感，這是有損於上帝創造之功，因爲它既創造人類而給與情感，同時又禁止之，使其不能滿足，上帝創造之功勳，那簡直白費了。

我姑不指示如何傅氏所說的上帝與耶穌的上帝或愛仿琪兒(L'Évangile)的上帝不很相似，反之，後者據基督及傳教者之語，宣稱老者必須殺去，這和愛仿琪兒一樣表示。凡教會所稱原有的惡習，這正是自然人的個性，而這點即傅氏叮囑我們應全部尊敬的。既放棄改變人類的觀念，反之卻確保一切情感之自由。